

金貓里、合貓里和貓里務考

金貓里、合貓里、貓里務都是明代載籍所記東南亞的地名。過去人們往往把合貓里、貓里務考訂在菲律賓，其實合貓里即金貓里的異寫，其地不同於菲律賓的貓里務，而應在印度尼西亞的爪哇島一帶求之。

(一) 合貓里與貓里務並非一地

貓里務一名首見於明張燮的《東西洋考》。該書卷五云：“貓里務即合貓里國也。地小土瘠，國中多山，山外大海，海饒魚蟲，人亦知耕稼。永樂三年，國王遣使回回道奴馬高奉表來朝，並貢方物。國於呂宋鄰壤，故與呂宋使者偕來。其後漸成沃土，俗亦近馴，故舶人為之語曰：‘若要富，須往貓里務。’蓋小邦之善地也。”

《東西洋考》成書於萬曆四十五年(1617年)。在此之前，雖有十來種書提到合貓里，但文字都比較簡短，且無半字涉及貓里務之名。最早載及合貓里的當推陳循等所撰的《寰宇通志》(景泰七年，1456年)。該書卷一一八云：“合貓里國：〔沿革〕前無所考。國朝永樂三年，國王遣其使臣回回道奴馬高等來朝，並貢方物。〔土產〕蘇木、烏木、胡椒。”天順五年(1461年)的《大明一統志》有關合貓里的記載，全本自此文。鄭曉《皇明四夷考》(嘉靖四十三年，1564年)卷下也提到合貓里：“合貓里，地小土瘠，國中多山，山外大海，海饒魚蟲，人亦知耕稼。永樂三年，國王遣回回道奴馬高來朝貢。產蘇木、烏木、胡椒。”

把上引各段文字加以比較不難看出，《皇明四夷考》在抄襲《寰宇通志》的同時，略有增益。而《東西洋考》除承襲《皇明四夷考》之文外，又補充一些貓里務的情況，且最先把合貓里等同於貓里務。據張燮所說，合貓里或貓里務和呂宋接壤，故與呂宋使者同時來朝。但嚴

從簡《殊域周諮錄》(萬曆二年, 1574年)卷八·爪哇載:“(永樂三年)西王復貢, 其旁近三小國各遣使同至朝貢, 俱賜文綺襲衣〔三國: 牒里、日夏羅治、金貓里〕。”其文卻與《東西洋考》頗有出入。

筆者初疑合貓里與金貓里或係兩地, 否則金貓里必為合貓里之訛, 其方位所載亦大成問題。然翻閱《明太宗實錄》, 卷三十七載:“(永樂三年九月乙卯)爪哇國西王都馬板遣使八智陳惟達等奉表貢方物。時其旁近牒里、日夏羅治、金貓里三國, 各遣人以方物同爪哇使者來貢, 俱賜文綺襲衣。”看來嚴從簡所記頗有根據。嗣後復查檢部分載籍, 發現《大明會典》卷一〇六之文和《明實錄》略同, 但金貓里作合貓里。《明史稿》卷五載,“(永樂三年)爪哇東、西, 占城, 牒里, 日夏羅治, 金貓里, 火州回回俱入貢”, 卷一九七云“合貓里……其國又名貓里務, 近呂宋”。《明史》卷六云“(永樂三年)爪哇東、西, 占城, 牒里, 日羅夏治, 合貓里, 火州回回入貢”, 其卷三二三合貓里則與《明史稿》卷一九七大同。

由此可以判定, 金貓里與合貓里顯係同名異寫, 其中必有一誤。明、清兩代之書, 載及該地的基本上可分為兩個系統: 大部分皆本自《寰宇通志》作合貓里, 如《廣輿圖》、《皇輿考》、《皇明鴻猷錄》、《咸賓錄》、《方輿勝略·外夷》等; 萬曆末年後成書的又往往將它與貓里務等同起來, 如《皇明象胥錄》、《皇明世法錄》等; 少數據《明實錄》作金貓里, 如《華夷風土記》、《天下郡國利病書》等。也有一些書籍則金貓里、合貓里二名並存, 如《四夷廣記》、《名山藏·王享記》、《讀史方輿紀要》等。

根據諸書所述的情況看, 不論作金貓里或合貓里, 凡載及該國永樂三年來貢事的, 往往與牒里(一作牒里)、日夏羅治(一作日羅夏治)聯繫在一起, 並都指明與爪哇使者同朝。當然, 不能僅憑“偕朝”或“同貢”, 就斷定它們之間的地理上一定有甚麼關係, 但《明實錄》明確道及此三國為爪哇旁近之國, 而且諸種版本均無甚出入, 其記載應該比較可靠。然而, 同為爪哇旁近之國, 在《明史稿》、《明史》的外國

傳中，卻有著不同的處理：碟里、日羅夏治被附於爪哇傳，合貓里即置於呂宋傳後。這顯係受了張燮之書的影響。

《東西洋考》的作者大概因合貓里與貓里務有二字偶同，遂把它們混淆起來。又《明實錄》、《明史》均未提及永樂三年呂宋使者來朝之事，僅言永樂三年十月“遣使齎詔撫諭”其國。《寰宇通志》、《大明一統志》等書確實提到“國朝永樂三年，（呂宋）國王遣使臣隔察老來朝並貢方物”，但卻絲毫沒有涉及它與合貓里的關係。故《東西洋考》由此得出合貓里“與呂宋使者同時來朝”的結論，並據以證明二國“接壤”，這完全是一種附會。

應該指出，《東西洋考》在明代末期的中外交通圖籍中具有很大的影響。它比較翔實地敘述了十六世紀東南亞各國的歷史、華僑情況、我國海外貿易及航海線路等等，補充了不少前人沒有提到的新材料。故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稱其“海船交易之例，則皆採自海師賈客之口，為傳記之所未詳。其稅璫一篇，言利弊最悉。水程針路諸篇，尤切於實用”，此等評價正道出該書的寶貴之處。然因作者未親歷海外，又出於文人的舊習氣，喜歡上掛下聯、張冠李戴，因而該書古今地名的比對多有紕漏，不可專恃。其謬誤之最著者，如唐代的婆羅國、泰國的大泥、中南半島的西屠被誤置於加里曼丹島，大食的俱紛摩地那山安插在印度尼西亞的蘇門答臘島，狼牙修、錫蘭山附會為爪哇島西部一帶，爪哇東部的重迦羅則移往松巴哇島，等等。至爪哇旁近之合貓里被混同於呂宋島附近的貓里務，不過添增此缺點的一個例子而已。

（二）貓里務應指民都洛島

倘若僅憑《東西洋考》卷五的文字，人們經過一番推敲，可能既不相信貓里務即合貓里，恐怕連貓里務本身是否在菲律賓呂宋島附近，也會產生懷疑。幸該書卷九保留有船工舟子通過實踐經驗總結下來的針路航線，其東洋針路有一段記載使我們猶可跟蹤追跡：“呂宋國（國

初，貢路由福建入。用丙巳及乙辰針十更，取沙塘淺，開是貓里務。〕貓里務國〔即合貓里國也。永樂時，與呂宋貢使偕來。〕又從呂宋〔取豬未山，入磨荖央港〕。”

長期以來，人們一般均認為合貓里即貓里務，置之於菲律賓群島，或據合貓里、或據貓里務尋求對音，以考訂今地。大致說來，有如下數說：

- (1) 棉蘭老島 (Mindanao I.)：魏源，薛福成等^①。
- (2) 薩馬島 (Samar I.)：丁謙^②。
- (3) 巴拉望島 (Palawan I.)：張星烺，許雲樵，吳景宏^③。
- (4) 呂宋島東南部的甘馬奔 (Camarines) 地區：呂碩曼，李長傳，張禮千，松田壽男等，劉芝田^④。
- (5) 馬林杜克島 (Marinduque I.)：李長傳，方豪，陳台民^⑤。
- (6) 米沙鄢群島 (Visayan Is.)：陳台民^⑥。

後來學術界逐漸認為，合貓里與貓里務應是兩個地方，並在圖籍中同時提出對此二地的考訂意見。如《東洋讀史地圖》標示合貓里在民都洛島 (Mindoro I.)，貓里務為馬林杜克島^⑦。米爾斯認為合貓里指甘馬奔，貓里務為馬林杜克島^⑧。近刊《中國古籍中有關菲律賓資料匯編》的編者主張合貓里在甘馬奔，貓里務則指布里亞斯島 (Burias I.)^⑨。

外國地名的古今考訂，對音當然是一個重要方法，但航道針經、地望四至、歷史考古、民族宗教乃至物產風習等等方面亦不可偏廢。僅就對音而言，還須考慮到地名的前後變化、讀音的古今不同以及譯述者的方言差異等因素。據上述《東西洋考》的針路記載，船舶駛出呂宋島的馬尼拉灣 (Manila, G.)，大致沿東南方向十更抵達沙塘淺，再開便是貓里務。這裏沙塘淺至貓里務的方向及距離雖然不明，但大體可以判斷貓里務應在呂宋島的西南面或南面附近一帶，另考慮

到貓里務並非合貓里，則棉蘭老島、薩馬島、米沙鄢群島及呂宋島南部的甘馬莽等說當可排除。餘下的是巴拉望、馬林杜克、布里亞斯及民都洛等四島，究以哪個當貓里務為佳呢？在這種情況下，確定沙塘淺的方位某種程度上成了一個關鍵。

《順風相送》呂宋往文萊條載，“雞嶼開船，用巳丙及乙辰十更沙塘石，開船到呂蓬港口。若是呂蓬山外過，討麻里呂。坤未五更到芒煙山。丁未及丁午十更取麻干洋……單丁五更取芭荖員”^⑩。雞嶼即馬尼拉灣口的哥黎希律島 (Corregidor I.)，自該島至沙塘石的方向、距離與上述沙塘淺完全一樣。此沙塘石即沙塘淺無疑。《東西洋考》在筆錄海道針路經常有省略之處，與舟子相傳的原始紀錄不同。按《順風相送》的詳細記載，從沙塘石先開到呂蓬港口，亦即盧邦 (Lubang) 島上的盧邦，繞過該島西面，然後駛往麻里呂。因此，沙塘石、沙塘淺當在馬尼拉灣至呂宋島西南端的聖地亞哥 (Santiago) 角或馬尼拉灣至盧邦島之間的航道中，鄙意即指 Fortune 島西偏北面約十二浬半處的淺灘群 (Simobanks)。張禮千先生《東洋針路》一文把沙塘淺籠統視為民都洛島與呂宋島間海峽的淺灘。米爾斯則定為馬林杜克島西北面的聖安得列斯群島 (San Andres Is.)^⑪，他似僅據《東西洋考》之文，先確定貓里務為馬林杜克島，然後再來安排沙塘淺之今地。

今馬尼拉至印度尼西亞的龍目海峽 (Lombok Str.) 的航路，出馬尼拉灣之後一般有東西二線。東線由馬尼拉灣口沿 Fortune 島、聖地亞哥角及民都洛島北面、東面，西線則順盧邦島西面、民都洛島西面而行。這與《東西洋考》所載的馬尼拉—沙塘淺—貓里務，以及《順風相送》的馬尼拉—沙塘石—呂蓬—麻里呂，大體不悖。由於不論東線、西線，均須經過民都洛島，這就提出一個貓里務、麻里呂和民都洛島之間的關係問題。

筆者認為，貓里務和麻里呂係同名異譯，均應指今呂宋島西南面的民都洛島。《順風相送》還有另一處提到麻里呂，該書浯嶼往麻里

呂條載，“……取呂宋港口，有雞嶼，下是居民港，看見豬來尾山。貓荖英開山是呂里山，上有白處是麻里呂也”，其回針云“貓里呂開船，丑癸單丑四十更取里銀山並麻里荖表平平長”。或謂麻里呂指馬尼拉¹²，一說指馬尼拉北面的馬里拉奧(Marilao)¹³。但據針路，貓里呂(即麻里呂)回浯嶼，先順北方向四十更至麻里荖表，亦即呂宋島西岸的博利瑙(Bolinao)角，則此貓里呂、麻里呂只可能在民都洛島一帶求之。至於浯嶼往麻里呂的針路，在抵達呂宋港口即馬尼拉後，不是向北，而是向南，從貓荖英(又作磨荖央)即呂宋島八打雁(Batangas)省西部的巴拉央(Balayan)港，開赴終點。這和《東西洋考》卷九所載的“又從呂宋〔取豬未山，入磨荖央港〕”正可相合。

另查《指南正法》雙口至宿霧山形水勢條，也有一段與此相關的記載：“雞嶼、糧裏、豬勝尾、麻里驢、石仔港、龍陌大山、馬蘇末、白表仔、竹篙嶼”¹⁴。其中之麻里驢和貓里呂、麻里呂地望相近，因而也是貓里務的同名異譯。

貓里務、貓里呂、麻里呂、麻里驢既然均是一地，由於麻里呂南去的芭荖員即今巴拉望島，則貓里務為巴拉望島之說也可棄之不論。當然，如僅據《東西洋考》簡略的針路記載，貓里務位於馬林杜克或布里亞斯島亦並非全無可能，不過考慮到各種航路分析及其他諸多情況，卻以民都洛島說為優。如上舉諺語云“若要富，須往貓里務”，此地必然是華僑往來比較頻繁之處。《東西洋考》卷七提到督餉通判王起宗的呈文有“麻里呂船商陳華，滿船載米”之句，《順風相送》中自浯嶼至該處有專線來回的記載，《天下郡國利病書》卷九十三和《讀史方輿紀要》卷九十九所列的東洋地名也都提到磨里呂。因此，貓里務、麻里呂必為一處於交通要道、頗為繁榮之區，而馬林杜克、布里亞斯等叢爾小島恐未可當此重地。

民都洛(Mindoro)島之為貓里務、貓里呂、麻里呂或麻里驢，從對音上說也有其可能。閩南方言“富”讀若“布”(bu)，“務”讀不帶鼻音

的“幕”(mu)，或轉為“汝”(ru)，與呂、驢之音幾同，符合一般諺語押韻的要求。另閩南人在翻譯東南亞的一些地名時，man、men、min往往相混，“d”則可轉為“l”或“n”，如Mindanao被譯作棉蘭老，Manila作叻咩魯、蠻里喇或岷里拉，Menado之為萬鴉老。瑪吉士《地理備考全書》卷十·呂宋島全志在敘述民都洛島時也指出，“明達撓島又名馬仁達撓”。因此如果不拘泥於現代普通話和今地名的對音，貓里務的民都洛島說應可成立。

(三) 金貓里當在爪哇島一帶求之

上面提到，金貓里、合貓里和貓里務並非一地，對此近人業已有所認識。但是可能由於張燮之書影響太深，因而雖有主張兩地說者，卻往往均考之於菲律賓的呂宋島或其附近。茲再就金貓里、合貓里的今地，進行初步的探索。

筆者之認為金貓里、合貓里應在印度尼西亞，不僅據《明實錄》等所云的“爪哇旁近”，而且有其他的考慮，該國國王既“遣其使臣回回道奴馬高等來朝”，則必為一伊斯蘭教王國，或至少伊斯蘭教在當地業已流傳並頗具影響。關於伊斯蘭教在東南亞各國的傳播，一般認為以印度尼西亞的蘇門答臘島為最早。伊斯蘭教傳至爪哇島的時間約在1400年左右^⑮，或者更早一點。因為馬歡的《瀛涯勝覽》爪哇國條已載及該國有三等人，“一等回回人，皆是西番各國為商，流落此地，衣食諸事皆清致。一等唐人，皆是廣東、漳泉等處人竄居此地，食用亦美潔，多有從回回教門受戒持齋者”。馬歡本人就是伊斯蘭教徒，其記述自然可靠。後來王大海《海島逸誌》卷三也提到“華人有數世不回中華者，遂隔絕聖教，語番語，食番食，衣番衣，讀番書，不屑為爪亞，而自號曰息垓，不食豬犬”。息垓即馬來語Selam的對音，Orang Selam指伊斯蘭教徒。則爪哇華僑皈依伊斯蘭教的歷史至少可上溯至十五世紀初。另據印度尼西亞的傳說和陵墓，人們認為在十五世紀初，伊斯蘭教已深入到當時爪哇的滿者伯夷(Madjapahit)王國的上層^⑯。

依上所述，永樂三年(1405年)入貢的金貓里、合貓里之在印度尼西亞，就有更大的可能了。至於菲律賓群島，雖然一說十四世紀已有外國的穆斯林前往，但伊斯蘭教的廣泛傳播一般認為是十五世紀後由印度尼西亞傳入，而且最初主要集中在南部的蘇祿(Sulu)島等處。因此，合貓里如置於蘇祿及其附近，或亦有可能，而考為呂宋島一帶則應排除。

關於永樂三年隨同爪哇入貢的碟里、日夏羅治二國今地的考訂，過去也已有些探討。如米爾斯認為碟里在爪哇東部的諫義里(Kediri)，日夏羅治在錦石(Gresik)^①。也有的認為碟里指蘇門答臘島東部日里(Deli)河下游的日里^②，即今棉蘭(Medan)一帶。以碟里比附Deli，從對音說也還過得去，但因史籍所載過於簡略，一時尚難判定。在此等條件下，合貓里等三國若均於爪哇島一帶求之，似更為穩妥。

竊意金貓里、合貓里很可能在爪哇島北部的三寶壟(Semarang)附近。該地西面有淡目河(Demak R.)，河畔有同名之城。印度尼西亞爪哇島上的第一個伊斯蘭教王國即定都於此。其建國雖為十六世紀初之事，但此前早有伊斯蘭教的大賢人在這一帶定居並進行宣教活動，為未來伊斯蘭教王國的建立奠下堅實的基礎。金貓里、合貓里二名或應以金貓里為正，其音與淡目頗近。而且就物產而言，該地與《寰宇通志》所記也比較符合，淡目附近就有胡椒山之名，為《西洋朝貢典錄》、《四夷廣記》、《順風相送》等書所載。

總之，本文主旨在於說明合貓里、金貓里並非貓里務，其地在印度尼西亞。至合貓里、金貓里及貓里務二處今地之考訂，實不敢謂其必，殷俟博雅者正之。

註釋：

① 參見魏源《海國圖志》卷三；薛福成等《東南海島圖經》卷五。

② 《明史外國傳地理考證》，載《蓬萊軒地理學叢書》第一集。

- ③ 參見張星烺〈三百年前菲律賓群島與中國〉，載《南洋研究》一卷三期；許雲樵評註《三保太監下西洋》，香港世界書局1961年版；吳景宏〈明初中菲關係之探討（中）〉，載《大陸雜誌》三十五卷七期（1967年）。
- ④ 參見呂碩曼〈華僑移殖菲律賓略史〉，載《華僑教育》一卷八期；李長傳《南洋華僑史》，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；張禮千《東洋針路》，載《東方雜誌》四十三卷八號；松田壽男等《亞細亞歷史地圖》，日本平凡社1966年版；劉芝田《中菲關係史》，正中書局1967年版。
- ⑤ 參見李長傳《海國聞見錄·東南洋記箋釋》，載《真知學報》一卷五期（1942年）；方豪《中西交通史》，台北1955年版；陳台民《中菲關係與菲律賓華僑》，菲律賓岷里拉以同出版社1961年版。
- ⑥ 參見陳台民前引書。
- ⑦ 箭內互、和田清《東洋讀史地圖》，日本富山房昭和十六年版。
- ⑧ J.V.G.Mills (米爾斯) 的《瀛涯勝覽譯注》，倫敦，1970。
- ⑨ 中山大學東南亞歷史研究所編《中國古籍中有關菲律賓資料匯編》，中華書局1980年版。
- ⑩ 載《兩種海道針經》，中華書局1961年版。
- ⑪ 同註(8)。
- ⑫ 吳景宏〈明初中菲關係之探討（下）〉，載《大陸雜誌》三十五卷八期（1967年）。
- ⑬ 同註(9)。
- ⑭ 同註(10)。
- ⑮ 馮承鈞譯《馬可波羅行紀》下冊，中華書局1954年版，第655頁。
- ⑯ 薩努西·巴尼《印度尼西亞史》，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，第146-147頁。
- ⑰ 同註(8)。
- ⑱ 參見馮承鈞《中國南洋交通史》，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184、217頁；范文濤《鄭和航海圖考》，商務印書館1943年版第50頁。

（刊於《中外關係史論叢》第一輯，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年出版）